

3

校正儒門事親

上海千頃堂書局
印行

第三冊

儒門事親卷之六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風形

因驚風搐一

新寨馬叟年五十九。因秋欠稅。官杖六十。得驚氣成風搐。已三年矣。病大發則手足顫掉。不能持物。食則令人代哺。口目張睜。唇舌嚼爛。抖擻之狀。如線引傀儡。每發市人皆聚觀。夜卧發熱。衣被盡去。遍身燥痒。中熱而反外寒。久欲自盡。手不能繩。傾產求醫。至被其家而病益堅。叟之子邑中舊小吏也。以父母病。訊戴人。戴人曰。此病甚易治。若隆暑時。不過一涌再涌。奪則愈矣。今已秋寒。可三之。如未更刺。膺穴必愈。先以通聖散汗之。繼服涌劑。則痰一二升。至晚又下五七行。其疾小愈。待五日再一涌。出痰三四升。如雞黃成塊狀。如湯熱。叟以手顫不能自探。妻與代探。咽嗑腫傷。昏憤如醉。約一二時許。稍稍省。又下數行。立覺是輕。顫減。熱亦不作。是亦能步。手能巾櫛。自持是筋未至三涌。病去如濯。病後但覺極寒。戴人曰。當以食補之久。則自退。蓋大疾之去。衛氣未復。故宜以散風導氣之藥。切不可熱劑溫之。恐反成他病也。

風搐反張二

信門事
呂君王之妻。年三十餘。病風。搐目眩。角弓反張。數日不食。諸醫皆作驚風。暗風。癇治之。以天南星。雄黃。天麻。烏附。用之。殊無少効。戴人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曲直動搖。風之用也。陽主動。陰主靜。由火盛制金。金衰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先涌風痰二三升。次以寒劑下十餘行。又以鉋針刺百會穴出血二盃。愈。

殮泄三

趙明之米穀不消。腹作雷鳴。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諸醫以為脾受大寒。故併與聖散子。豆蔻丸。雖止一二日。藥力盡而復作。諸醫不知藥之非反。責明之不思口。戴人至而笑曰。春傷于風。夏必殮泄。殮泄者。米穀不化而直過下出也。又曰。米穀不化。熱氣在下。久風入中。中者脾胃也。風屬甲乙。脾胃屬戊己。甲乙能剋戊己。腸中有風。故鳴。經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殮泄。診其兩手脈皆浮數。為病在表也。可汗之。直斷曰。風隨汗出。以火二盆。暗置牀之下。不令病人見火。恐增其熱。給至入室。使服涌劑。以麻黃投之。乃開其戶。從外鎖之。汗出如洗。待一時許。開戶滅火一半。須臾汗止。泄亦止。

因風鼻塞四

常仲明常于炎暑時。風快處。披露肌膚以求爽。為風所賊。三日鼻塞。雖坐于暖處。少通。終不大解。戴人使服通聖散。入生薑。葱。根。豆豉同煎。三兩服。大發汗。鼻立通矣。

風痰五

常仲明之子。自四歲得風痰疾。至十五歲轉甚。每月發一兩次。發必頭痛。痛則擊數百拳。出黃綠涎一兩盞。方已。比年發益頻。目見黑花。發作昏。不知人。三四日方省。諸醫皆用南星半夏化痰之藥。終無一效。偶遇戴人于懸水之南鄉。戴人以雙解散發汗。次以苦劑吐痰。病去八九。續以分劑平調。自春至秋。如此數次。方獲全瘥。

癩六

朱葛解家病癩疾。求治于戴人。戴人辭之。待五六月間可治之時也。今春初尚寒。未可服藥。我已具行裝至宛丘。待五六月間製藥。朱解家以為託辭。後戴人果以六月間到。朱葛乃具大蒜浮萍等藥。使人召解家曰。藥已成矣。可來就治。解為他藥所惑。竟不至。戴人曰。向日我非託也。以春寒未可發汗。暑月易發汗。內經論治癩疾。自眉毛再生。針同發汗也。但無藥者用針一汗可抵千針。故高俱奉採萍歌曰。不居山兮不在水。採我之時七月半。選甚癰風與痰風。些小微風都不算。豆淋酒內下三丸。鐵幘頭上也出汗。噫。文士相輕。醫氏相疾。文士不過自損。醫氏至于害人。其解家之謂與陽夏張主簿病癩十餘年。眉鬚皆落。皮膚皺澁如樹皮。戴人斷人曰。是有汗者可治之。當大發汗。其汗出當臭。其涎當腥。乃置煨室中。偏塞風隙。以三聖散吐之。汗出周身。如卧水中。其汗果粘臭不可聞。痰皆腥如魚涎。兩足心微有汗。次以舟車丸瀉川散。大下五七行。如此數次。乃瘳。

手足風裂七

陽夏胡家婦手足風裂。其兩目昏漫。戴人曰。厥陰所至為豐。又曰。鳴柝啟圻。皆風之用。風屬木。木鬱者達之。達謂吐也。先令涌之。繼以調胃承氣湯。加當歸瀉之。立効。

胃脘痛八

一將軍病心痛不可忍。戴人曰。此非心痛也。乃胃脘當心痛也。內經曰。歲水太過。風氣流行。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乃與神佑丸一百餘粒。病不減。或問曰。此胃脘有寒宜溫補。將軍素知戴人明了。復求藥于戴人。戴人復與神佑丸二百餘粒。作一服。大下六七行。立愈矣。

搖擗九

黃如村一叟兩手搖擗。狀如拽鋸。冬月不能覆被。適戴人之舞陽。道經黃如。不及用藥。針其兩手大指後中注穴。戴人曰。自肘以上皆無病。惟兩手搖擗。左氏所謂風淫末疾者此也。或刺後谿手太陽穴也。屈小指握紋盡處是穴也。

面腫風十

南鄉陳君俞將赴秋試。頭項徧腫連一目。狀若半壺。其脈洪大。戴人出視。內經面腫者。風此風乘陽明經也。陽明氣血俱多。風腫宜汗。乃與通聖散入生薑蔥根豆豉同煎。一大盞服之。微汗。次日以草莖鼻中大出血立消。

驚風十一

戴人常曰。小兒風熱驚搐。乃常病也。常搦時。切戒把捉手足。握持太急。必半身不遂也。氣血偏勝。必痺。其一臂漸成細瘦。至老難治。當其搐時。置一竹簾鋪之涼地。使小兒寢其上。待其搐風乃行。徧經絡。茂極自止。不至傷人。

風溫十二

陽夏賀義夫病傷寒。當三日以裏。醫者下之。而成結胸。求戴人治之。戴人曰。本風溫證也。不可下。又下之太早。故發黃結胸。此已有瘀血在胸中。欲再下之。恐已虛。惟一涌可愈。但出血勿驚。以茶調瓜蒂散吐之。血數升而血且噎逆。乃以巾捲小鍼而使枕其刃。不數日平復。

風水十三

張小一初病疥。爬搔變成腫。喘不能食。戴人斷為風水。水得風而暴腫。故遍身皆腫。先令浴之。乘腰理開發。就燠室中。用酸苦之劑。如全蝎一枚吐之。節次用藥末至三錢許。出痰約數升。汗隨涌出。腫去八九分。隔一日。臨卧向一更來。又下神佑丸七十餘粒。三次嚙之。至夜半動一行。又續下水煮桃紅丸六十丸。以麝香湯下。又利三四行。後二三日。再以舟車丸通經散。及白朮散以調之愈。

又

曹典史妻產後憂恚抱氣。渾身痛繞。陰器皆腫。大小便如常。其脈浮而大。此風水腫也。先以釐水擦其痰。以火助之發汗。次以舟車丸。濬川丸。瀉數行。後四五日。方用苦劑。涌訖。用舟車丸。通經散。過十餘行。又六日。舟車濬川丸。復下之。末後用水煮桃紅丸。四十餘丸。不一月如故。前後涌者二瀉。凡四通約百餘行。當時議者以為倒布袋法耳。病再來則必死。世俗只見塵中貨藥者。用銀粉巴豆。竭腫者。暫去。復來必死。以為驚俗。豈知此法乃內經治鬱之玄。兼此藥皆小毒。其毒之藥。豈有反害者哉。但愈後忌慎房室等事。況風水不同。從水無復來之理。

小兒風水十四

鄧水營兵秋家小兒。病風水。諸醫用銀粉粉霜之藥。小洩反溢。飲食不進。頭腫如腹。四肢皆滿。狀若水晶。家人以為勉強求治于戴人。戴人曰。此證不與壯年同。壯年病水者。或因留飲及房室。此小兒纔七歲。乃風水證也。宜出汗。乃置燠室。以屏帳遍遮之。不令見火。若內火見外火。必昏憤也。使大服胃風湯而浴之。浴訖。以布單重復之。凡三五重。其汗如水腫。乃減五分。隔一二日。乃依前治之。汗出腫減七分。乃二汗而全減。尚未能食。以檳榔丸調之。兒已喜笑如常日矣。

腎風十五

桑惠民病風面黑色畏風不敢出爬搔不已眉毛脫落作癰醫三年一日戴人到棠谿來求治於戴人戴人曰非癰也乃出素問風論曰腎風之狀多汗惡風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炁面癰然浮腫今公之病腎風也宜先刺其面大出血其血當如墨色三刺血變色矣于是下針自額上下銑針直至顙頂皆出血果如墨色偏腫處皆針之惟不針目銳眥外兩旁蓋少陽經此少血多氣也隔日又針之血色乃紫二日外又刺其血色變赤初鍼時痒再刺則額覺痛三刺其痛不可任蓋邪退而然也待二十餘日又輕刺一遍方已每刺必以水水洗其面血十日黑色退一月面稍赤三月乃紅白但不服除根下熱之藥病再作戴人在東方無能治者

勞風十六

戴人見一男子目下腫如卧蠶狀戴人曰目之下陰也水亦陰也腎以為水之主其腫至於目下故也此由房室交接之時勞汗遇風風入皮膚腠得寒則閉風不能出與水俱行故病如是不禁房則死

中風十七

高評事。中風稍緩。張令涌之。後服鐵彈丸。在普濟加減方中。或問張曰。君常笑人中風服鐵彈丸。今以用之何也。張曰。此收後之藥也。令人用之于大勢方來之時。正猶蚍蜉撼大樹。不識次第故也。

暑形

中暑十八

小鄭年十五。田中中暑。頭痛困卧不起。戴人以雙解散汗之。又以米醋湯投之。未解。薄晚又以三花神佑丸大下之。遂愈。

又

張叟年七十一。夏月田中因飢困傷暑。食飲不進。時時嘔吐。口中常流痰水。腹脇作痛。醫者概用平胃散理中丸導氣丸不効。又加針灸皆云胃冷。乃問戴人。戴人曰。痰屬胃。胃熱不收。故留痰水。以公年高不敢上涌。乃使一筋探之。不藥而吐之。痰涎一升。次用黃連清心散導飲丸玉露散以調之。飲食加進。惟大便秘。以生薑大棗煎調胃承氣湯一兩奪之。遂愈。

瘡瘥十九

故息城一男子病瘥。求治于戴人。診兩手脈皆沉伏而有力。內有積也。此是肥氣病者。曰。左脇下有肥氣。腸中作痛。積亦痛。形如覆杯。間發止。今已三年。祈讓避匿。無所不至。終不能療。戴人曰。此瘡瘥也。以三花神佑丸五七十丸。以冷水送過五六行。次以冷水止之。冷主收斂故也。濕水既盡。一二日煎白虎湯作頓啜之。瘥猶不愈。候五六日吐之。以常山散去冷痰涎水六七次。若齏漿。次以柴胡湯和之。間用妙功丸磨之。瘥悉除。

火形

馬刀二十

襄陵馬國卿病左乳下二脇間期門穴中發癰。堅而不潰。痛不可忍。醫瘍者皆曰乳癰。或曰紅系漏。或曰覲心瘡。使服內托散百日。又服五香連翹湯數月。皆無驗。國卿偃僂而來。求治于戴人。遇諸市。戴人見之曰。此馬刀癰也。足少陽膽經之病。出靈樞十二經以示之。其狀如馬刀。故曰馬刀。堅而不潰。乃邀之于食肆中。使食水浸湯餅。國卿曰。稍覺緩。次日滄鹽上涌。又以涼劑滌去熱勢。約數十行。腫已散矣。

又朱葛黃家妾左脇病。馬刀癰。增寒發痛。已四五日矣。戴人適避暑于寺中。來乞藥。戴人曰。此足少陽膽經病也。少血多氣。堅而不潰。不可急攻。當以苦劑涌之。以五香連翹湯托之。既而痛止。然癰根未散。有一盜醫過見之曰。我有妙藥。可潰而為膿。不知此何時而愈。既經毒藥。痛不可忍。外寒內熱。嘔吐不止。大便黑色。食飲不下。號呼悶亂。幾至于死。諸姑惶懼。夜投戴人。戴人曰。當尋元醫者。余不能治。其主母亦來告。至于再三。戴人曰。脇間皮薄肉淺。豈可輕用毒藥。復令洗去。以涼劑下之。痛立止。腫亦消也。

項瘡二十一

戴人在西華。寄于夏官人宅。忽項上病一瘡。狀如白頭。瘡腫根紅硬。以其微小不慮也。忽遇一故人見邀。以羊羔酒飲雞魚醢。皆在焉。戴人以其故舊不能辭。又忘其禁忌。

是夜瘡疼痛不可忍。項腫及頭。口發狂言。因見鬼神。夏君甚懼。欲報其家。戴人笑曰。請無慮。來日當平。乃以酒調通經散五六錢。下舟車丸百餘粒。次日熱麪羹投之。上涌下泄。一時齊作。合去半盆。明日日中瘡腫已平。一二日腫消而愈。夏君見大奇之。

伐指痛二十二

麻先生妻病。伐指痛不可忍。酒調通經散一錢。半夜先吐。吐畢而痛減。余因歎曰。向見陳五曾病。此醫以為小蟲傷。或以草上有毒物。手因觸之。遷延數月。膿盡方已。以今日觀之。可以大笑。

瘰癧二十三

一婦人病瘰癧。延及胸臆。皆成大瘡。相連無好皮肉。求戴人療之。戴人曰。火淫所勝。治以鹹寒。命以滄鹽。吐之一吐而着。次用涼膈散解毒湯等。剝皮肉乃復如初。

咽喉腫塞二十四

一婦人病咽喉腫塞。漿粥不下。數日腫不退。藥既難下。鍼亦無功。戴人以當歸荊芥甘草煎。使熱嗽之。以冷水拔其兩手。不及五六日。痛減腫消。飲食如故。咽喉之病甚急。不可妄用鍼藥。

舌腫二十五

南鄰朱老翁。年六十餘歲。身熱數日不已。舌根腫起。和舌尖亦腫。腫溼滿口。比元舌大

二倍。一外科以燔鍼刺其舌兩旁下廉泉穴。病勢轉凶。將至顛。戴人曰。血實者宜決之。以鉋針磨令鋒極尖。輕砭之。日砭八九次。血出約一二盞。如此者三次。漸而血少。痛減。腫消。夫舌者心之外候也。心主血。故血出則愈。又曰。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燔鍼艾火是何義也。

腰膝痛二十六

戴人女僮冬間自途來。面赤如火。至瀝陽病。腰膝大痛。裹急後重。痛則見鬼神。戴人曰。此少陽經也在身則為相火。使服舟車丸通經散。瀉至數盆。病猶未瘥。人皆怪之。以為有祟。戴人大怒曰。驢鬼也。復令調胃承氣湯二兩加牽牛頭末一兩同煎服之。大過數十行。約一二缶。方捨其杖策。但發渴。戴人恣其飲水。西瓜梨柿等。戴人曰。凡治火莫如冷水。天地之至陰也。約飲水一二桶。猶覺微痛。戴人乃刺其陽陵穴。以伸其滯。足少陽膽經之穴也。自是方寧。女僮自言此病每一歲須瀉至五七次。今年不曾瀉。故如是也。常仲明悟其言。以身有濕病。故一歲亦瀉十餘行。病始已。此可與智者言。難與愚者論也。

狂二十七

一叟年六十。值徭役煩擾。而暴發狂。口鼻覺如蟲行。兩手爬搔。數年不已。戴人診其兩手脈皆洪大。如絙繩斷之。曰。口為飛門。胃為賁門。曰。口者胃之上源也。鼻者足陽明經

起於鼻交頰之中。旁納太陽下循鼻柱。交人中環唇下交承漿。故其病如是。夫徭役煩擾便屬火化。火乘陽明經故發狂。故經言陽明之病登高而歌棄衣而走罵言不避親疎。又况肝主謀。膽主決。徭役迫遽則財不能支。則肝屢謀而膽屢不能決。屈無所伸。怒無所泄。心火礪礪遂乘陽明金。然胃本屬土而肝屬木。膽屬相火。火隨木氣而入胃。故暴發狂乃命置煨室中。涌而汗出。如此三次。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良謂此也。又以調胃承氣湯半斤。用水五升煎半沸分作三服。大下二十行。血水與瘀血相雜而下數升。取之乃康。以通聖散調其後矣。

痰厥二十八

一夫病痰厥不知人。牙關緊急。諸藥不能下。候死而已。戴人見之。問侍病者。口中曾有涎否。曰有。戴人先以防風藜蘆煎湯調瓜蒂末灌之。口中不能下。乃取長蛤甲磨去刃以紙裹其尖。灌于右鼻竅中。咽然下咽有聲。後灌其左竅亦然。戴人曰可治矣。良久涎不出。遂以砒石一錢又投之。鼻中忽偃然。仰面似覺有痛。斯須吐噦。吐膠涎數升。頗腥。砒石尋常勿用。以其病大非如此莫能動。然無瓜蒂亦不可便用。宜消息之。大凡中風涎塞往往止斷為風。專求風藥靈寶至寶誤人多矣。劉河間治風捨風不論。先論二火。故今將此法實于火形中。

滑泄乾嘔二十九

麻先生妻。當七月間。病臟腑滑泄。以去濕降火之藥治之。少愈。後腹脹及乳痛。狀如吹乳。頭重壯熱。面如渥丹。寒熱往來。噎乾嘔逆。胸脇痛不能轉側。耳鳴。食不可下。又復瀉。余欲瀉其火。臟腑已滑數日矣。欲以溫劑止利。又禁上焦已熱。實不得其法。使人就諸葛寺禮請戴人。比及戴人至。因檢劉河間方。惟益元散正對此證。能降火解表止渴。利小便。定利安神。以青黛薄荷末調二升。置之枕右。使作數次服之。夜半偏身出冷汗。如洗。元覺足冷如冰。至此足大暖。頭頓輕。肌涼痛減。嘔定利止。及戴人至。余告之。已解。戴人曰。益元固宜。此是少陽證也。能使人寒熱偏劇。他經縱有寒熱。亦不至甚。既熱而有痢。不欲再下。何不以黃連解毒湯服之。乃令診脈。戴人曰。娘子病來。心常欲痛哭。為快否。婦曰。欲如此。余亦不知。所謂戴人曰。少陽相火凌懽肺。金受屈制。無所投告。肺主悲。但欲痛哭而為快也。麻先生曰。余家諸親無不敬服。脈初洪數有力。自服益元散後。已半。又聞戴人之言。使以當歸芍藥以解毒湯中味數服之。大瘥矣。

笑不止三十

戴人路經古毫。逢一婦病喜笑不止。已半年矣。眾醫治者。皆無藥術矣。求治于戴人。戴人曰。此易治也。以滄鹽成塊者二兩餘。用火燒令通赤。放冷研細。以河水一大碗同煎至三五沸。放溫分三次啜之。以釵探于咽中。吐出熱痰五升。次服大劑。夫黃連解毒湯是也。不數日而笑定矣。內經曰。神有餘者笑不休。此所謂神者。心火是也。火得風而成。

焰故笑之象也。五行之中。惟火有笑矣。

膈食中滿三十一

遂平李官人妻。病咽中如物塞。食不下。中滿。他醫治之不効。戴人診其脈曰。此痰膈也。內經曰。三陽結為膈。王啟玄又曰。格陽云。陽盛之極。故食格拒而不入。先以通經散越其一半。後以舟車丸下之。凡三次。食已下。又以瓜蒂散再越之。健痰如昔日矣。

目盲三十二

戴人女僮至西華。目忽暴盲。不見物。戴人曰。此相火也。太陽陽明氣血俱盛。乃刺其鼻中攢竺穴。與頂前五穴。大出血。目立明。

小兒悲哭不止三十三

夫小兒悲哭。彌日不休。兩手脈弦而緊。戴人曰。心火甚而乘肺。肺不受其屈。故哭。肺主悲。王太僕云。心燥則痛甚。故燥甚悲亦甚。今浴以溫湯。漬形以為汗也。肺主皮毛。汗出則肺熱散矣。浴止而啼亦止。乃命服涼膈散。加當歸桔梗。以竹葉生薑朴硝同煎服。瀉膈中之邪熱。

小兒手足搐搦三十四

李民一小兒病。手足搐搦。以示戴人。戴人曰。心火勝也。勿持捉其手。當從搐搦。此由乳母保抱太極所致。乃令掃淨地。以水洒之。乾令復洒之。令極濕。俛卧兒于地上良久。渾

身轉側泥涎皆滿。仍以水洗之。少頃而瘥矣。

目赤三十五

李民範。目常赤。至戊子年。火運君火司天。其年病目者。往往暴盲。運火炎烈故也。民範是年目大發。遂遇戴人。以瓜蒂散涌之。赤立消。不數日又大發。其病之來也。先以左目內眥赤發。瞖睛狀如鋪麻。左之右。次銳眥發。亦左之右。赤貫瞳子。再涌之。又退。凡五次。交亦五次。皆涌。又刺其手中出血。及頭上鼻中皆出血。上下中外皆奪。方能戰退。然不敢觀書。及見日。張云。當候秋涼再攻。則愈。火方旺而在皮膚。雖攻其裡無益也。秋涼則熱漸入裏。方可擒也。惟宜暗處閉目。以養其神水。暗與靜屬水。明與動屬火。所以不宜見日也。蓋民範因初愈後。曾冒暑出門。故痛連發不愈。如此涌泄之後。不可常攻。使服黍粘子以退翳。方在別集中矣。

熱形

沙石淋三十六

酒監房善良之子。年十三。病沙石淋已九年矣。初因瘡疹餘毒不出。作便血。或告之。令服太白散。稍止。後又因積熱未退。變成淋。閔每發則見鬼神。號則驚。隣適戴人客鄧墻寺。以此病請。戴人曰。諸醫作腎與小腸病者非也。靈樞言足厥陰肝之經病。遺溺閉癃。聞謂小溲不行。癃為淋瀝也。此乙木之病。非小腸與腎也。木為所抑。火來乘之。故熱在

傳門事
將中下焦為之約結成沙石。如湯瓶煎煉日久。熬成湯鹼。今夫羊豕之脬。吹氣令滿。常不能透。豈真有沙石而能漏者邪。以此知前人所說服五石丸散而致者。恐未盡然。內經曰。木鬱則達之。先以瓜蒂散越之。次以八正散加湯鹼等分頓啜之。其沙石自化而下。

又屈村張氏小兒年十四歲。病約一年半矣。得之麥秋。發則小腸大痛。至握其絞。跳躍旋轉號呼不已。小溲數日不能下。下則成沙石。大便秘澀。肛門脫出一二寸。諸醫莫能治。聞戴人在諸葛寺避暑。乃負其子而哀請戴人。戴人曰。今日治。今日効。時日在辰巳間矣。以調胃承氣僅一兩。加牽牛頭末三錢。汲河水煎之。令作三五服。嚥之。又服苦水丸如芥子許六十粒。日加。晡上涌下泄。一時齊出。有膿有血。涌瀉既覺定。今飲新汲水一大盞。小溲已利。一二次矣。是晚凡飲新水二三十遍。病去九分。止哭一次。明日因卧如醉。自晨至暮。猛然起走索食。與母歌笑自得。頓釋所苦。繼與太白散八正散等調。一日大瘥。恐暑天失所。養留五日而歸。戴人曰。此下焦約也。不吐不下。則下焦何以開。不令飲水。則小溲何以利。大抵源清則流清者是也。

又柏亭劉十三之子。年六歲。病沙石淋。戴人以苦劑三涌之。以益腎散三下之。立愈。

膏淋三十七

鹿邑一閥閭家。有子二十三歲。病膏淋三年矣。鄉中醫不能治。往京師徧訪。多作虛損。